

愛 蓮 說

什麼樣的愛，讓你有勇氣面對生命的最終；
什麼樣的愛，讓你以笑容掩蓋身上的苦痛，
你的身上插滿了管子，但你的心上卻沒有。

在如淤泥的人生裡，清蓮綻放其中，
呼吸著生命的甜美，吐露著感恩的喜悅。

你說，生命不在長度而在厚度，
你說，相約再回人間再來慈濟，
身影、話語，點滴盡在心蓮裡。

他們在心蓮病房最後的話語





心蓮故事一 爸爸永遠都在

阿城伯伯剛住到心蓮病房的時候，心中有很大的憂慮。一直以來，伯伯都是家裡面的支柱，他說自己就像一個大樹幹一樣，撐起整個家庭。他很擔心一旦自己病重，好不起來之後，那麼家裡的人要怎麼辦才好。太太和女兒們也陷入同樣的擔心之中，每天要伯伯多吃，一定要好起來。

一段時間之後，伯伯雖然病情日漸加重，但是他的心卻也慢慢安定了下來。他臉上掛著笑，經常看到志工就說謝謝，他用外省的口音說著「快樂，快樂！大家都快樂。」



阿城伯伯的太太和女兒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，有一天伯伯說，我對女兒們都放心了，如果我不在，他們一定可以把家裡撐起來。兩個女兒很傷心，她們回憶起小時候爸爸用腳踏車載他們，中午送便當到學校的點點滴滴……

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適，伯伯和家人共同努力的成果，就是拍下這麼一張動人的照片。醫療團隊也協助伯伯錄影，伯伯講了很多寬心的話，希望家人能夠知道他的內心是很平安喜樂的。相信在女兒們的心中，伯伯是永遠沒有離開的，他只不過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。

心蓮故事二 默默地為媽媽擦上指甲油

林阿姨的女兒正幫她擦上美麗的指甲油，因為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日子，也就是林阿姨和先生結婚第三十三週年紀念日。病房外面，早已經擠滿了家人、教友和志工，也佈置好了蛋糕、鮮花和餐點。

儘管許多的人圍繞在旁邊，周圍充滿熱鬧的聲音，這個女兒卻是如此專注，安靜地幫媽媽擦上指甲油。她的靜定，反而成了熱鬧房間裡最重要的焦



點。她的神情彷彿告訴大家，在媽媽的指甲上一劃一劃地抹上鮮麗的紅，對她而言是多麼神聖的一個儀式。

在心蓮病房中，許多病人和家屬，體驗了一生之中第一次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，也體驗了一生之中最後一次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。人和人之間的情感交流是很奇妙的，不是靠話語可以輕易表達。許多臨終的準備，就在「默默的行動」中完成。這樣的沈默是豐富的，這樣的表達也會深深地嵌在身體的記憶裡……

心蓮故事三 為小芳作一本相簿

小芳的病情進展，讓她已經沒有像以前一樣的跟外界溝通。大部分的時間，小芳躺在病床上，只能用眼睛對護士做少許的回應。這個時候的陪伴，對長久以來持續照顧著小芳的媽媽來說，是更加地艱難。

心蓮的醫療團隊請手藝很巧的師姊幫忙作一本紀念相簿。這本紀念相簿是特別為小芳設計的，每一頁都寫上祝福的話。有一天，我們請媽媽將小芳以前的相片帶過來，大家一起陪伴媽媽完成這個紀念相本。



媽媽從家裡回來之後，就帶了厚厚的一疊相片，小芳從小到大的樣子，都收錄在這一疊相片之中。媽媽很高興地跟師姊們分享女兒成長的點點滴滴，像是小時候帶她出國的故事，還有小芳喜歡蒐集小叮嚀，小芳跟同學相處的個性，媽媽盡情地談著女兒藝術的天分，談著收著……一張一張的照片，就在媽媽巧手的布置下，放到了紀念簿中，最美麗的位置。而一旁陪伴的師姊們，也跟著媽媽進入對小芳的回憶與愛裡。

從陪伴中獲得療癒

文 / 石世明 花蓮慈濟醫院家醫科臨床心理師

什麼是療癒？

這幾年來，在臨終陪伴的照顧現場中，我們慢慢發現到一個現象，那就是許多的照顧者，不論他是病人、家屬、志工或是醫療人員，在陪伴病人的過程中，照顧者自己也發生了改變。有的照顧者改變了看待生命的眼光，或者化解了他長久以來和病人的宿怨，拆除了彼此的藩籬；甚至有許多的照顧者從陪伴中體驗到有一股更大的力量，護持著他們，有的人因此而感受菩薩或神的存在。

或許一般健康的人會不明白，大家的刻板印象總以為，從重病到臨終這不是一段痛苦的過程嗎？死亡不就是一場悲劇嗎？那麼，陪伴的人不應該就是依依不捨嗎？怎麼會有這些療癒的現象發生呢！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改變來自「意外」

這些療癒的經驗，是確實存在的。一般人把健康當作「常態」，而把臨終看做是一種「非」常態。我們從來不曾懷疑喝水、睡覺會是一件困難的事，我們

也不會感受到身上的器官，其實一天比一天還要衰老。

當人們過去習以為常的基礎突然不見之後，一開始會慌張失措，但也就是因為這個基礎不見了，人們「意外」地發現了新的東西。比方說，當一個年輕的病人因為化療而嘔吐不止的時候，她遇到另一個乳癌病人，看到她胸口都潰爛了，電療讓皮膚焦黑了，這個年輕的病人哭了兩個小時，她說「我的眼淚並不是為我自己而流的，因為我從來不知道有人是這麼地受苦……」這樣的非常態，反而意外地讓這位年輕病人發掘出自己的內在慈悲，而促成療癒的開始。

把心中的圍牆一片片拆掉

有一位女兒，因為父親罹患癌症，辭職在家照顧七十歲的父親。在父親生命最後一個月，因為疼痛難耐、無法進食，所以就來到心蓮病房。

這個女兒說：「爸爸是公務人員，以前的薪水很少，因為工作的關係，以前爸爸經常不在家，家裡的事情就是媽媽帶著女兒來做，爸爸個性豪爽又好客，能拿回家的錢很少……」這個女兒

說，他們很小的時候，就要跟著媽媽去種菜，以貼補家用。

對父親的心結一直埋藏在心中，即使回來照顧父親將近兩年的時間，女兒依舊覺得，照顧父親只是義務，她無法真正和父親貼近。一直到了住進心蓮病房，女兒看到其他的病人，在生命自然地走到終點站時，能夠平靜地離開；她也看到父親雖然身體日漸凋零，但是父親卻是非常的豁達，平常可以跟護士說說笑笑，講一些家常話，反而自己在一旁照顧顯得頗有距離。

有一天，她望著躺在床上熟睡父親的臉龐，她突然領悟到：「我應該要先原諒那個長久以來不原諒父親的女兒，也就是『我』自己。」踏出這個關鍵的第一步之後，女兒下定決心：「爸爸生命已經不多了，我要拆掉我們之間的圍牆！」

一個月的陪伴 改變我四十歲以後的生命

有了這個改變的決意之後，女兒也慢慢發現到，其實父親在過去的歲月中，早已默默地為孩子們想了許多的事，女兒才明白，他是一個好爸爸，只是自己以前都不願去看見。

當女兒的心門打開之後，她發現父親早就在那裡等待她了，他們很快地就無所不談了起來，講起小時候的故事，講起以前的種種……。女兒還說，有

生以來她第一次親親爸爸的臉頰，她「啊！」的一聲叫了出來，她跟爸爸說「爸，你的鬍子好扎人呀！」

一天凌晨，病人平靜地往生了。在前一天的傍晚，他和女兒、和其他的孩子們講了許多話，所有該交代的事情也都說了，病人還跟大家說笑。隔天一早這個女兒特別跟我說：「很感恩，爸爸給我這樣的機會陪伴他。這個過程中，不僅讓我學習到爸爸的豁達，也讓我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生命，這一個月的陪伴，將會改變我四十歲以後的生命，讓我知道以後的人生要怎麼走。」

陪伴的新觀念

在表面上親人的離開看似一種分離，但在人與人內在深層的聯繫中，臨終卻是一個癒合的過程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人和人之間在生命過往所建立起來的圍牆被拆除了，人和人又重新見到面，在生命即將消失之際的重新認識，不僅取消了人我之間的界線，也進一步取消了生死之間的界線，甚至讓人有機會跟超越人的力量或是信仰接上線。生命的有限性，讓病人的身體必然消逝，但感受到療癒經驗的照顧者，瞭解到病人只不過轉換為另一種方式的存有，照顧者彷彿從這個過程中，獲得了新的生命。